

著名學文界世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著 爾 洛 卡
譯 蓮 君 何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二三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角

原 著 者

L. Carroll

譯 述 者

何 君 蓮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27

小引

本書原名 *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 是英國的卡洛爾 (Lewis Carroll) 所著。卡洛爾實在是作者的筆名；作者的眞姓名，是杜格孫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原是一個牧師和算術教員。他寫本書的動機，爲娛樂他所愛的兒童。本書裏寫愛麗思在夢中經歷了種種的異境，遇見了種種的奇怪物事。作者在這裏寫出兒童腦筋中，飄忽錯亂，若有理若無理的夢想。裏面詼諧百出，性情流露，實在是重溫童心的絕好資料。英美的小孩子，沒有一個人不曾讀過本書的；就是現在已經成爲大人的英美國民，對他們提起小姑娘愛麗思的經歷，也會叫他們悠然神往吧。他後來又寫一部鏡中世界，寫愛麗思重行入夢，可說是本書的續編。本書裏面有些地方，完全應用着英文的技巧，作成雙關語，如 *tail = tale* 之類，這在英文以外的國家，無法表達這種妙處的。勉強附會，至多也做到「頂石臼串戲」的地位，結果還是吃力不討好。希望懂英文的諸君，看過本書後，再去翻讀原文，咀嚼其中的妙處吧。

目次

第一章	跟入兔洞·····	一
第二章	眼淚池·····	五
第三章	團團轉和長尾史·····	一〇
第四章	兔子差遣畢二爺·····	一四
第五章	毛毛蟲所給的教訓·····	二〇
第六章	胡椒和小豬·····	二七
第七章	瘋狂的茶會·····	三三
第八章	皇后的槌球場·····	四〇
第九章	素甲魚的故事·····	四六
第十章	龍蝦舞·····	五二
第十一章	偷餅案·····	五九
第十二章	愛麗思的搗亂·····	六四

第一章 跟入兔洞

愛麗思陪着她的姊姊，悶坐在河邊上，空得想不出事情做。她的姊姊在看書，她幾次偷偷地瞧是什麼書，可是書裏沒有圖畫，又沒有說話，她自己想：「這樣的一本書，既沒有圖畫，又沒有說話，有什麼用處呢？」

天氣很熱，她只好勉強撐着眼睛，無聊地在胡思亂想。到底來做一個野菊花園好呢？還是免得勞駕做這沒味的玩意兒呢？她很是不精打彩，忽然看見一隻淡紅眼的白兔子，跑過她的旁邊。

她看見一隻淡紅眼的白兔子，本來也不是件什麼大事，就是聽見那兔子在自語：「噯呀！我一定要遲到了。」愛麗思也像若無其事。（她事後想起，這真是海外奇談，不過當時她對於一切，彷彿全不以爲意。）那兔子而且在它的背心袋裏，掏出一隻錶來，看看鐘點，加快腳步。愛麗思便想：「豈有此理！」她也立刻站起來，她記起她從來沒有見過兔子有背心袋的，並且它還可以從袋裏掏出錶來。她很奇怪，就緊跟着那兔子，趕過一片田場，才看見它鑽進一個籬笆底下的大洞。愛麗思不問情由，也立刻跟進洞去，再不顧慮到或許要終生不能出來了。

那個兔窟，先是筆直向前的，不久突然成了向下的斜坡，非常峭急，愛麗思來不及想到停步，便順着洞直掉下去，彷彿落到一口很深的井裏。

愛麗思當那口井深得沒有底，因爲她覺到自己落下得很慢，彷彿落下了半天還不會到底，還有閒工夫四顧和自語：「再看還有什麼來了，再要遇見什麼了。」她先看看下面，要看到底掉到那裏去，可是底下漆黑的一切東西全看不見；於是她就看看井壁的四周，那邊有些櫃子和書架；有時有些地圖和畫幅，掛在釘子上。她隨手在一個架子上，抓了一個小瓶子；瞧瓶上的字，是「橘子果醬」。可是她失望了，裏面卻空空如也。她不肯丟掉瓶子，因爲瓶子掉到底下，也許會傷害別人，她拿着想法子，經過第二個櫃口，湊巧得很，她又把瓶子放

進櫃裏。

愛麗思自己尋思：「哦，我這次跌了這樣長的路程，往後家裏從梯上滾下去，可真不在心上了！家裏的人一定要佩服我的勇敢呢！哼，就是我从屋頂上掉下來，我也不當什麼事了！」（這話有理，從屋頂上掉下來，嗚呼哀哉，自然沒有事了！）

愛麗思又嚷着：「我怎麼掉不完了我不知道現在已掉了幾哩路，也許快近地球中心了。讓我想：地面到地心有四千哩路的深度，我想不錯的。」你知道這些知識，是愛麗思在學校裏背誦的教本，可惜現在沒有人在一旁聽着誇獎她，她自己只練習說給自己聽。「這樣的路程是不錯的。——但是我的緯度是多少了？我的經度到哪裏了？」（其實愛麗思對於經度緯度是什麼，簡直莫明其妙，但是她能够說那兩個名詞，一定很中聽的。）

她不久又自語說：「我能殼穿過地球，可也說不定，那多麼好，掉到那邊，看見許多人是倒站着，自然有趣得很！叫倒猪世界，可不是嗎？」（這次她倒覺得幸虧沒人聽見，因為她自己也知道「倒猪世界」不大像，可是書中的「倒足世界」又記不起來，）「但是我可要問問這是什麼國家，是紐絲綸呢，還是澳大利亞？」（她說着，又一邊向空中問好。——天哪，她一邊在往下掉，一邊又要請安，這事能行嗎？）「他們見我這樣問，一定要當我是傻瓜，到了一個國家，連國名也不知道，那不對，這問不出口的。或許我會看見在什麼牆上或柱上寫着，這是紐絲綸，或澳大利亞。」

愛麗思仍舊不停的掉下去，一邊掉着，一邊沒有別的事做，自己又在絮叨着：「哦，今天晚上，我的愛貓黛那，我猜她一定要想我了！我希望家中的人在吃晚茶的時候，別忘記黛那的牛奶。黛那，我的寶貝，我現在真想跟你在一起呢。可是現在半空中沒有老鼠，我想蝙蝠跟老鼠是差不多的，那末蝙蝠也行。黛那，可不是嗎？但是貓不吃蝙蝠，我可不知道。」愛麗思彷彿有點昏昏睡未醒，就半醒半夢地自語：「貓吃蝙蝠嗎？貓吃蝙蝠嗎？」有時更說得顛倒了，連她自己，也莫明其妙。她覺得自己好像睡着了，夢裏和黛那攜手散步，她正在關切地問

黛那：「黛那，你來，老實對我說，你究竟吃過蝙蝠沒有？」她正說着，忽然她的身子砰地一落，掉在一大堆樹枝和乾葉上，就此她到底止了。

愛麗思可不會跌痛，立刻跳起站穩；仰頭看看上面，一片漆黑；她的前面，是一條曼長的夾道，還看見那個白兔子在前面飛奔。愛麗思不及遲疑，她颯地像一陣風，也跟着跑去了，湊巧得很，她聽得那兔子在轉角上說：「乖乖！我真不行，來得太晚了！」那兔子在轉灣時，愛麗思已經迫近，但是她一到轉角，那兔子卻影蹤也沒有。她彷彿走進一間低長的廳堂，上面長長地掛着一排燈盞。

廳的兩面是門，但是門全下鎖；愛麗思沿着一邊走過去，再沿着那邊走回來，走了幾個門，全吃了閉門羹，她就一臉不高興，走回當中，想永遠要禁閉在這裏了。

她忽然走近一張三腳的桌子，是玻璃磚做的，桌上除了一個小小的金鑰匙外，沒有別的東西。愛麗思第一想到，就是要將這把鑰匙，在那些門上試試看，可是真不幸！不是鎖太大，就是鑰匙太小，試得頭昏眼花，一個也開不開。等到再來一遍的時候，她看見一個方才不留心到的低簾子，簾子後面有一扇尺多高的小門，她將那金鑰匙塞進鎖孔裏，多高興呀，恰是不大不小。

愛麗思開了那扇小門，看見裏面有小道可通，彷彿像老鼠洞口的大小；她跪下來，從洞口窺進去，呀，好一個美麗的小花園！她真能走出這間大暗廳，去欣賞一下好風景。可是那扇小門，她連頭也鑽不進去，而且自己還想着：「就是我的頭能鑽進去，可是肩膀就不行，那有什麼用呢？唉！我願意我會像望遠鏡一樣，身體伸縮自由，那卻多好！我想我會的，只要有人教我怎樣來開始好了。」愛麗思因為所見全是奇事，便打量天下的事，沒有真做不到的。

她在那小門邊探望，既然沒有結果，只好仍舊走回那桌子旁，還想找着一個別的鑰匙，否則希望找到一本什麼書，書裏有教人怎樣縮小身體的祕訣；果然她找到一個瓶子，自己說：「我剛才是一定不會注意到的。」那瓶頸上縛着紙條，又清楚又好看地寫着大字「喝我。」

說「喝我」便可下手了。小愛麗思聰明，不肯孟浪。她說：「不！讓我先看看，瓶上有沒有寫着毒藥的字樣。」記得她在讀過的書裏，有許多好故事，說起小孩子們忘記了大人簡單的教訓，怎麼不小心燙了手，怎麼給野獸吃掉，還有另外可怕的事情。那些教訓說：你要把紅火筷握得太長久，就會覺得燙手；你弄刀的時候，刀口在皮上太用力，就要出血。還有一條她永不忘記的教訓說：假如你將上面寫着「毒藥」字樣的瓶子，把裏面的液體喝得太多了，不久便會覺得不大舒服。

然而現在這瓶子上沒有「毒藥」的字樣，愛麗思大可放心嘗試，那味道倒不錯。（有些像櫻糕，又有些像蛋酥，有些像鳳梨，又有些像烤鷄，有些像冰酪，又有些像甜醬）她便一口氣來喝完了。「我覺得身上有些古怪，也許要像望遠鏡似的縮小了。」

她猜得不錯，現在不到一尺高了，她一想現在她的身體，正可走進那花園的小門了，不覺喜形於色。但是她先想等幾分鐘，看看她自己還再縮小不。她有點害怕起來了，說：「萬一我儘自縮小，直到沒有了，如同燭燼一樣地漸漸消滅，那時我可不知道自己像什麼了。」她想了好久，摹擬着一個吹滅了的蠟燭火燼的模樣，可是終究想不出來，因為這樣的東西，她從未見過。

等了好久，她決定自己不會再變，便立意要到花園裏去；但可憐的愛麗思呀！她走到那小門前，便想起方才那小金鑰匙，仍舊去放在桌上，她回來再走到桌子旁，自己身材變小，再也够不到桌子上面。從那透明的玻璃桌子底下，看見那鑰匙，明明放在桌上，她想從一個桌子腿上攀上去，但是那玻璃真滑，徒勞無益，總上不去。用盡方法，仍舊不成，反而累得要命，可憐的愛麗思，就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愛麗思一邊哭，一邊安慰自己：「孩子，別哭，流眼淚有什麼用？我勸你立刻就住聲！別哭！」她平常總愛一臉正經地勸自己，（可是很少聽她自己的勸）有時候她痛責自己，甚至於涕泗橫流；有一次她頑槌球的時，候，自己欺騙了自己，就打自己耳光，這孩子真奇怪，最愛裝做兩個人。「現在何必再裝兩個人呢？」愛麗思道：「唉！我小得成了這一點兒，連一個像樣的人，也不能算了！」

她忽然又看見在桌子底下，有一個小玻璃匣，便去打開來一看，裏面是一方小糕，糕上有兩個好看的字「吃我」，是葡萄乾做成的。愛麗思說：「也好，我來吃它，假如我吃了它變大，我就拿得到鑰匙；假如我吃了它縮小，我好從門縫裏鑽進去；別管變大縮小，我總可以進去了。」

她吃了一小塊，自己急着問：「究竟那一樣變長嗎？縮小嗎？」她的小手放在頭上，摸摸還是往上還是往下，她真奇怪，怎麼好久了，身子還是那樣的大小，雖然平常人吃過什麼糕之後，身子總是一樣的，但是愛麗思現在千奇百怪的環境裏，她竟覺得，假如事情都是按照常例的，那就索然寡味了。

所以她就繼續，一口一口地，將那糕全吃完了。

第二章 眼淚池

愛麗思說：「越變越稀奇了，越變越古怪了！現在我已經像頂大的望遠鏡一樣大了！你去罷，我的腳啊！」（因為她低頭一瞧，她的腳長得很遠，快看不見了。）「唉，我那可憐的小腳呀，往後誰給你們穿鞋襪呢？寶貝呀，我一定不能給你們穿了，我是知道的，我已經離開得太遠，還彀得上這樣的路嗎？你們要自己照顧自己了。」

愛麗思又轉了念頭，「我若是再待它們不好，回頭我叫它們走到哪裏去，它們跟我違逆起來怎好？我想想看，我記起了，每年過年的時候，我總買一雙新鞋給它們。」

她心裏思量，怎樣去送給它們。她想：「這鞋要送多少路，一定要付郵帶去；送禮給自己的腳，太豈有此理！還有那送信的地址，可不更有趣！」

附上右鞋送呈

爐旁地氈上

愛麗思的右腳收

愛麗思敬贈

「噯！我不是在胡說嗎？！」

她正在說着，頭忽然碰着了天花板；身子竟有九尺多高了，她趕忙揀起那把小金鑰匙，走近那扇小門。可憐的愛麗思！她俯着身子，低着頭，才能勉強將一隻眼睛，貼近小門看裏面的花園；當然更不用說走進去了：她坐下來，又是眼淚汪汪起來。

他一邊哭着，又自語說：「你已經長得這樣大，」（可不是嗎？）「還要不住地哭，可不羞死自己！你給我立刻住聲，聽見嗎？住聲！立刻住聲！」可是她哭得很傷心，眼淚淌個不住，一直哭得她的周圍，成了一個四寸來深的眼淚池，滿廳裏全浸着水。

不久，她聽見遠處有輕微的腳步聲。她連忙擦乾眼淚，看是那一個。原來走回來的就是那位白兔子。它衣服漂亮，一隻手裏拿着一隻白手套，一隻手裏拿着扇子；一邊匆匆地向前進，一邊絮叨着，「呀！那公爵夫人！那公爵夫人！她爲我久候，見了我可不吃掉我嗎？」愛麗思自己已無法可施，她無論對誰，都願意呼援，所以她等那兔子走近時，便怯怯地輕聲說：「有勞，密斯脫——」可是那兔子出乎不意，大吃一驚，丟下白手套和扇子，拚着性命地向暗處溜走了。

愛麗思順便拾起扇子和手套，那時廳裏很熱，她一邊搖着扇，一邊自語：「呀！今天的事情全是笑話！昨天的一切，不是還跟平常一樣嗎？也許我昨晚半夜裏自己變了，讓我來記記看。今天早晨起來，我還是照常嗎？我差不多想起，我今天起來的時候，也許有點兩樣呢。如果我真的變了一個，那麼我得知，我到底是誰呢？啊！我猜不出這個啞謎兒！」她一邊想，一邊將她所知道的小孩子，跟她同年的，一個一個地想出來，看自己是不是變成她們當中的一個。

她說：「我自信我不是愛第，因爲他的頭髮卷曲得長長地，我的頭髮卻不卷曲；我也不是媚步兒，因爲我幾乎無所不知，她是呸，她卻一無所知！況且她是她，我是我，我怎麼……噯！我真發昏極了！讓我，我可還記得從前所知道的事情不。德四五得十二，四六得十三，四七得十四……唉，這葉下去，幾時才會賣到二十個巴，

那九九表本來沒有什麼『意義』讓我們來試試地理：巴黎的京城是倫敦，羅馬的京城是巴黎，羅馬是……哦，完全錯了，我知道一定全錯了，別要我變成媚步兒！讓『她的我』來背背『小學語』看。」她裝出在老師前背誦的模樣，又着手放在腿上，一口氣背下去，但是她沙着聲音，非常奇怪，說的字也好像不由自主一樣：

「小鱷魚，

尾巴曬在尼羅邊。

鱗光金片片，

清水洒一點。

笑開懷，

張開爪子等機會。

帶着一臉笑，

歡迎小魚來。

我知道背得全不行，一點兒也不對，」她說着又好似要哭。「我真的變成媚步兒了，那麼我要像她一樣，住到那又冷靜又氣悶的小房子裏去，又沒有好玩的事物，還有呀！還得要念那麼些書！不，我已經立志不肯；要是我成了媚步兒，我一定賴在這底下，不走上去！他們再叫我，也不去睬他們。要是他們俯着頭向下叫，『寶貝，上來罷！』我就仰起頭來對他們說：『你們先告訴我，究竟我是誰？等到我知道自己是那一個，若是我喜歡做的，我才上來；否則我總賴在這底下，等我變成一個別人再說——』可是，喲！」愛麗思又抽咽地流着眼淚：「我想，還是他們真的伸了頭，來叫我回去好！我一個人悶在這裏，受不住這寂寞呀！」

她一邊說，又低頭看她的手，咦！她自己說話的時候，在不知不覺中，已將那兔子的小白羔皮手套帶上了。她想：「怎麼帶得上去呢？一定我的身體又縮小了。」她立刻站起來，走到那桌子的跟前，跟它來比較長短。才發現自己已小了，只有兩尺來高的光景，而且還在繼續縮小呢！不久她知道因為手裏拿着那把扇子，所

以會縮小，她連忙丟下扇子，才免得自己縮的無跡無影。

「呵！這真的是危險呀！」愛麗思說着，自己想到這變動真教她吃驚，可是看見自己還好好地放着，才放了心。「現在好進花園了！」她就飛跑到小門那邊去。可是不對！那小門還關着，和方才一樣，那小金鑰匙又放在桌上。愛麗思想道：「真糟糕，你看我從來不曾小得這樣，真的從來不曾！這才糟糕呢！」

她正說着，一個不小心，她的小腳一滑，跌了一交，她不覺喊出聲來，一池的鹹水，她幾乎遭了沒頂。她疑心自己已經掉在海裏，她想：「也好，我可以坐火車回家了。」（愛麗思從前有一次曾經到海邊，她總以為無論什麼海邊，總和那裏一樣——海裏有許多浮水機，一羣小孩子，拿着木勺在弄砂，沙灘後面有旅館，再後面總有一個火車站。所以她站在鹹水裏，便想到坐火車回家去。）但是不久愛麗思發現這裏並不是海，還記得方才她有九尺來高的時候，哭出來的眼淚，就是這片鹹水。

她說：「唉！我方才哭得這麼多，現在懊悔不及了！」她一邊說着，一邊在水裏游泳，預備尋出路。「如果我會淹死在我自己的眼淚裏，那真是海外奇談。可是今天遇見的怪事卻太多了！」

那時候，她聽見不遠的地方，有什麼東西在濺水，她就游過去看。瞧在她眼中的，像是海獅一類的東西，後來她記得自己已經縮小了，才知道那個東西，只是一只老鼠，像她方才一樣，一失足便滑下去了。

愛麗思想：「讓我對這老鼠來談談，不知道可有用了。這裏既然千奇百怪，那末這老鼠想來也會說話；我來試試看，想總不要緊的。」她便喊着：「喂，老鼠，你可知道這池子的出路在那裏？我浮在這水裏，快要累死了！喂，老鼠！」（愛麗思想稱呼老鼠一定要這樣：當然她從來不會對老鼠說過話，可是她記得在她哥哥的拉丁文法書裏，有「主格，老鼠——所有格，老鼠的——司格，在老鼠——受格，老鼠——稱呼格，不錯，老鼠！」那老鼠聽了，對她看了一眼，愛麗思當它在對她不高興，可是它卻不作一聲。

愛麗思想：「或者它不懂英國話；那末這一定是法國老鼠，跟威廉大將同來的。」（愛麗思雖然讀過幾本歷史，可是那些事實的年代，她卻全不清楚。）她又開口說：「*Qu'est ma chatte?*」（這是她法文課本裏的

第一句，說的是：「我的貓在哪裏？」那老鼠在水裏聽了，嚇得一跳，戰慄起來。愛麗思看見不對，怕叫那小東西不快，連忙道歉說：「哦，對不起，你是不喜歡貓的，我卻忘記了。」

那老鼠銳聲嚷道：「不喜歡貓！要是你做了我，你可喜歡貓嗎？」

愛麗思柔聲彷彿安慰它說：「我想也不會的，你別生氣。將來我能將我們的黛那貓給你瞧：你見了它，我想你一定會愛貓的。它真聰明伶俐呀！」（愛麗思一邊好像像在自語，一邊在懶懶地游泳。）「它既會坐在火爐旁邊念佛，又會用它的爪掌來洗臉——這個又柔軟又可愛的東西，那一個人不喜歡呢？——而且它捉老鼠的本領，更是擅長得很——」啲，得罪，得罪！」愛麗思連忙道歉，這次那老鼠又害怕又生氣，她自己覺得真的得罪它了。她又說：「如果你不願意，我們放開別再講貓罷。」

那老鼠聽了，氣得全身的毛都豎直起來，它銳聲喊：「哼！你還說『我們』！好像我也要講貓，真不行！我們一族全是恨着貓：它們身上齷齪，行為下流卑鄙，我的耳朵，再不要聽見貓的名字了！」

「好，我當真不再說了！」愛麗思想說點什麼來搭訕，「你——你可喜歡——喜歡——狗嗎？」那老鼠不做聲，愛麗思便高興地說下去：「我們鄰家有一只可愛的小狗，我真想叫它來給你瞧瞧！你可知道，它是小獵狗，眼睛明亮，還有，而且，黃毛長得蓬蓬鬆鬆地！你隨便丟下什麼東西，它就會去銜着回來，它要東西吃，會坐起來拜求，一切事全都會做——它那高強的本領，我還不彀給你說出一半來——」你可知道，它的主人是一個農夫，他說它很有用，價值超過一百鎊！他說它見了老鼠都歹到——」呀，不對！愛麗思後悔又說錯了，「別又得罪了它！」那時老鼠在盡力反向着她游去，池子裏給它濺起許多波浪。

她仍舊裝着柔聲對它說：「寶貝，老鼠！你回來呀！要是你不高興貓狗，我們就絕口不談罷！」那老鼠一聽見這話，便回過頭來，游近愛麗思，它蒼白着臉，（愛麗思想它是氣得蒼白的）它抖抖地低聲說：「讓我們到岸上去罷，到了岸上，我把你傷心的往事，說給你聽，你聽見了，就會明白我痛恨貓狗的緣故。」

本來也可以上岸了，因為已有許多禽獸，掉到池裏來，擁擠得很。其中有一只鴨，一只杜鵑，一只鸚哥，和一

只小鷹，還有另外一羣特別的東西。愛麗思當頭領路，大家跟着她游水上岸。

第三章 團團轉和長尾史

大家會聚在岸上，真像一個五光十色的賽會——落湯雞似的鳥，絨毛溼得貼在身上的獸，大家全是濕淋淋地，難過地站着，垂頭喪氣。

第一自然是怎麼弄乾身上好取暖；於是大家議論紛紛，在這中間，愛麗思就很熟悉地跟大家談起話來了，彷彿是從小的好朋友。她跟那鸚哥，辯論了好久，說到後來，惹得那鸚哥性起，便嚷：「我總是你的哥哥，比你多知道一點。」可是愛麗思既然不知道它是幾歲，那裏肯叫它做哥哥，但是那鸚哥對於自己的年紀，也堵口不說，只好停止討論。

後來那老鼠高聲叫：「你們大家請坐，來聽我說，我不久便可使得大家又乾又暖。」那老鼠好像是那些動物中的大人物，大家全聽它的話，圍着它成了圓圈坐下，愛麗思也傾耳恭聽，因為她自己知道，如果身上不能立刻乾了暖和，她一定要受寒生病。

那老鼠像是鄭重其事地咳一聲說：「哼！你們在留心聽嗎？我將要給你們的東西，又乾又暖，天下可稱第一。請你們諸位靜聽，別再吵鬧！」威廉大將的義軍，受了羅馬教王的嘉獎，不久完全征服全英國。那時英國缺乏領袖，近年來頻遭國內僭篡和外鄰侵略之亂，也已成爲習慣。哀特溫和莫卡，即馬西亞和娜司生勃利亞的伯爵——」

那鸚哥聽到這裏，「呃」地一聲，身上寒慄了一下。

那老鼠皺着眉，卻是文雅地說：「你要插嘴嗎？」那鸚哥連忙賴道：「不，我不會！」

那老鼠說：「別管了，我當你是在插嘴，讓我再說下去。」愛特溫和莫卡，即馬西亞和娜司生勃利亞的伯爵也宣佈附和，而且甚至施梯根德（即堪透勃列的愛國大僧正）也很贊成這個——」

「贊成什麼？」那鴨子插嘴問。

那老鼠不耐煩地回答：「就是這個，我想你總明白這個吧。」

那鴨子道：「我是明白這個的，可是我贊成這個的時候，大約這個就是蝦蟆或蟲子。我的問題是：那位大僧正贊成這個什麼？」

那老鼠再也不去睬它，自管自說下去，「『便和愛特哥阿司林去會晤威廉大將，獻上皇冕，威廉起初也是很和平的。可是他的從者諾曼人很專橫放肆——』」它說到這裏，回頭看着愛麗思問：「寶貝，你現在覺得怎樣？」

愛麗思說：「你的話索然寡味，我聽得如同嚼着蠟一樣。」

那老鼠說：「那還不穀嗎？蠟燃點在外面，能使東西又乾又熱，你嚼在嘴裏，還不更好嗎？」

愛麗思苦着臉答：「不，我又濕又冷，還跟方才一樣，我一點兒不會暖和起來。」

杜駝聽了，正式立起發言：「既然這樣，我提議散會，再商量更切實的妥善的救濟辦法。——」

那個小鷹嚷：「請你用英國話來說，你用的那些古怪的名辭，我大半莫明其妙，況且你說的話，我是絕對異議！」它說着，就掩臉失笑，有幾個別的鳥，也同時發出笑聲。

杜駝受了它的嘲笑，很不高興，便說：「我剛才要說的，意思說要取暖，最好還是作團圓轉賽跑。」

愛麗思看見杜駝等了半天，在期待別人的意見，但是又沒有人高興說話，所以她敷衍地問：「什麼叫團圓轉賽跑？」

杜駝說：「你可要知道，不你要知道，的法子，就是自己來做一遍。」（也許讀者諸公，在冬天的時候，也要試試，所以現在來說方法）

它先畫一道賽跑的路線，像是一個圓圈，（它說：「路線的形狀怎樣，無關於事」）然後叫在會的大家，在路線上隨便地站着，也沒有叫「一二三，走！」大家可以隨意起跑，要停就停，要看這場賽跑幾時跑畢，卻很

難說，然而跑到差不多半點鐘光景，大家身上也要跑乾了，杜駝忽然發口令：「賽跑完了！」大家就氣喘喘地擠過來，圍着它問：「誰得了錦標呢？」

杜駝對於這個問題，也許要思量半天，才能回答出來，它呆坐了半天，拿一個指頭點在額上，（彷彿畫中的莎士比亞）叫別人靜候在旁邊。末了杜駝說：「不錯，個個人都贏的，大家都有錦標。」

「那麼誰給獎呢？」大家齊聲問。

杜駝道：「自然是她！」它說着便指着愛麗思；大家立刻擠上來圍着她嚷：「錦標！」

愛麗思情急智生，慌忙地用手掏着衣袋，居然掏出一匣乾糖果來，（幸虧不曾浸着鹹水）她一個一個地分給它們當獎品，恰穀每個一塊。

但是那老鼠說：「她自己的獎品呢？」

杜駝說：「是的，當然要有。」它便轉過頭來問愛麗思：「你衣袋裏還有什麼東西？」

愛麗思愁聲說：「只剩了一個針箍。」

杜駝說：「拿出來交給我。」

大家圍簇着愛麗思，杜駝像在正式獻呈將那個針箍呈上愛麗思，一邊說：「這件很雅緻的針箍，請你笑納了。」它說完它的獻詞，大家彩聲雷動。

愛麗思想這真是豈有此理，可是它們大家全像在鄭重其事，所以她勉強忍着笑。她想不出適切的謝辭，便鞠了一個躬，受着針箍，彷彿也很鄭重。

現在剩下來的，就是要吃那些乾糖果：這事也不能平安過去，那些大鳥囫圇吞下，連味兒也辨不到，都嫌糖果太小，那些小鳥又嫌卡在喉嚨裏太大，要別人在背上拍兩下，才能嚥下。可是後來終於大家全吃完了。於是圍成圓圈坐下，要求那位老鼠，說點什麼給他們聽。

愛麗思說：「你方才不是說要談談你的往事嗎？說出你爲什麼恨——那個——那些——（貓和狗）——」

末後的兩個字，她是輕輕地說的，怕那老鼠又不高興。

那老鼠對着愛麗思太息說：「唉！我的往事，真的一言難盡，委曲的很呢。」

愛麗思聽了，望着那老鼠的尾巴說：「你這尾巴是曲啊！可是爲什麼又叫它一言難盡呢？」她一邊聽那老鼠在說話，心中總是不明白，所以她聽那老鼠講尾巴曲的往事的確是又長又曲的。

那老鼠才說得一點兒，就對愛麗思板着臉說：「你在想什麼？爲什麼不用心聽着！」

愛麗思小心地回答：「對不住，對不住。你說到第五個轉灣了，可不是嗎？」那老鼠嚴厲地說：「我沒有說到！」

愛麗思說：「你沒有刀嗎？我來給你尋一把可好？」（愛麗思說着四顧，因爲她很喜歡給人服務。）

那老鼠生氣，站起來想走：「我才不要刀呢。你別借着由頭來罵人。」

愛麗思哀求說：「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你的肝火也真旺！」

那老鼠只叫了一聲，不睬愛麗思。

愛麗思追着想大嚷：「回來呀！回來說完了再跑呀！」大家也齊聲喊：「不錯，快回來呀！」但是那老鼠只像不耐煩似的搖搖頭，走得更快一點。

大家不見它的後影，那個鸚哥太息說：「唉，真可惜，它到底要走了的。」有一個老螃蟹，抓住這個機會，對它的女兒說：「心肝！你看這個榜樣，以後你自己別再執拗才好！」

那小螃蟹偏不肯答應：「媽，你別多絮叨，你這樣多話，蛤蟆也會不肯聽了！」

愛麗思又好像在自語說：「喲，如果我的黛那在這裏，那多麼好！它會趕上老鼠，一口就銜它回來！」
那鸚哥說：「我有一句冒昧的問話，黛那是誰呢？」

這個問題，引起了愛麗思滔滔的高談。她最愛談她的貓，不管在什麼時候。她說：「黛那是我們的貓。沒有別的貓，比得上它捉老鼠的本領，你再也想不到它的本事。喲，還有，我願意你們會看見它捉鳥兒的本領。一隻